

将往事收藏,再把它变成笔下的光。



图片由AI生成。

欢乐的课间

□冀英学校六年级1班 李佳瑶

课间是我们欢乐的源泉,是心灵的休憩站,更是我们尽情嬉戏的梦幻乐园。

“叮铃铃”,下课铃一响,操场上瞬间沸腾起来。一群男同学正热火朝天地踢足球,他们迅速分好队伍,划分出“楚河汉界”,个个精神饱满,你追我赶,互不相让。有的队员咬紧牙关,如猎豹般奋力奔跑;有的队员紧皱眉头,目光如炬,紧盯球的走向。突然,一个同学大力射门,足球如流星般划过半空,直入球门。进球的同学兴奋得跳了起来,队友们蜂拥而上,纷纷为他喝彩。

不远处,乒乓球台前也围满了观众。两个同学正激烈对战,小球在台面上快速跳动,像个小精灵般来回穿梭。他们时而快速发球,时而巧妙挑球,每一个动作都让人眼花缭乱。观众的眼睛紧紧盯着球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,还不时为队员们加油助威,场面热闹非凡。“佳瑶,快来呀!”好朋友的呼唤让我加入了踢毽子的行列。毽子在我的脚上轻盈起舞,像一个听话的小精灵。我用脚轻轻一勾,毽子便飞了起来,再轻轻一挑,它又高高跃起。旁边的同学兴奋地数着:“10、11、12……”我们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,毽子的每一次起落都伴随着欢声笑语。

教室里同样热闹,有的在讨论难题,有的在补写作业,还有的在分享笑话,欢声笑语不断。

课间延长至15分钟,同学们有了更多放松和娱乐的时间,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大课间。

指导老师:楚艳辉

藏秘密的地方

□保定二中2309班 于鑫雷

我的童年就像一个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旧饼干盒,里面藏着各种各样微不足道却又闪闪发光的小秘密,而我藏秘密的方式也随着时光流转悄悄变了模样。

最早的秘密基地是奶奶家老樟树下的一个树洞。那棵樟树很粗,要两个大人手拉手才能环抱,树干靠近根部的地方不知何时开了一个碗口大的洞,洞口被茂密的根系和青苔巧妙地遮掩着。

儿时我在邻居家的鸡窝里捡到了一枚带着血丝还微微发热的鸡蛋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刚生出来的鸡蛋,心里又惊又喜,我不敢告诉大人,总觉得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宝贝。我把鸡蛋小心翼翼地用柔软的稻草包好,偷偷塞进了那个树洞里。

从那天起,我每天都会绕到树后,扒开青苔,看看我的鸡蛋。我想象着它会孵出一只毛茸茸的小鸡,我会用小米喂它,教它唱歌。树洞成了我和这个秘密之间的约定。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稻草散了一地,鸡蛋却不见了。我蹲在树下发了好久的呆,既难过又仿佛松了口气。那个树洞后来又藏过我掉的第一颗乳牙,藏过考试得的小红花,藏着我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小的心事。

上了小学,我的秘密有了新的藏身之处——一本带锁的日记本。那是妈妈奖励我考双百的礼物。天蓝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只卡通小熊,小小的钥匙是银色的,我给它系了一根红绳,挂在脖子上,贴在胸口。

我开始在日记本里写“悄悄话”,写我今天和同桌闹了别扭,其实我很想跟她道歉;写我偷偷把爸爸的烟藏了起来,因为老师说吸烟有害健康;写我晚上做梦,梦见自己长出了翅膀,飞到了月亮上。每天写完我都会仔细地锁好,把日记本放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。我觉得,那些文字被锁起来之后就成为了只有我一个人能读懂的魔法。

而现在,我藏秘密的地方变成了心里的一个角落。我不再需要树洞和带锁的日记本,因为我学会了把那些不想说出口的情绪悄悄放在心底。那可能是对朋友的一句抱歉,可能是对未来的一点迷茫,也可能是某个瞬间突然涌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情绪。

我会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阳台上,看着晚霞,把那些秘密拿出来轻轻梳理一遍,然后再放回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。我知道,它们不会消失,也不会被别人发现,它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陪着我一点点长大。

指导老师:李鸿理

我叫孔乙己

□河北满城中学鲲鹏10班 赵一诺

我姓孔,我叫孔乙己。

我是旧时代的产物,是封建科举制下的牺牲品。“乙己”并非我的名,而是从某张不起眼的描红纸上摘下来的一个绰号。

每每别人唤我“孔乙己”时,我不禁要想一下我应该叫什么。可在这时代下我却什么也做不了,即使有了一个称心的名字,我又能改变什么呢?呜呼,何其悲哀!

我逐渐麻木,习惯了这个绰号。正如我从小就被灌输要读经书考取功名一样,从一开始的疑惑反抗到最后的麻木沉迷。

可我未能如愿。

未能取得功名是现实,未脱长衫是我骨子里的清高和尊严。我窃书,贪酒,懒惰,都是不争的事实,但与他人辩解是为保全我的颜面,不辱没我读书人的身份。呜呼,何其悲哀!

困顿之时,一个读书人的身份紧紧地拴住了我,身上的长衫成了禁锢我的枷锁,我像一个外表光鲜、内里腐烂的苹果一样,苟延残喘。我苦读的圣贤书未能教我自食其力,我的“满腹经纶”未能让我拓宽眼界。悲哀!悲哀!

去咸亨酒店是我虚假的逞强,面对他人的嘲笑我没有顿悟,而是自甘沉沦在读书人带给我的牢笼中。

就连双腿被打断,听到掌柜要债,我还是会无地自容,想要维护。濒临死亡,我嘴里仍只说些“之乎者也”……

我穿上的长衫是我一生的枷锁,我之死是社会的缩影。悲哉,悲哉!

指导老师:张晶晶

说说古动物

□高新区实验学校一年级 丁奕博

小朋友,你们好,今天请和我一起探险打卡中国古动物馆。

哇塞,这里好大啊!火山、化石、恐龙……

哈哈,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男生,恐龙当然是我的最爱,尤其是霸王龙。霸王龙,一听名字我就喜欢,称王称霸的一定很威武。难怪呢,他一张开嘴巴,牙齿好比香蕉那么大,而且坚硬锋利,据说可以轻松咬碎一辆汽车呢。厉害吧,不过霸王龙可不喜欢吃小汽车,它的美食是三角龙、埃德蒙顿龙等植食性恐龙。

看着这一副副骨架,我好希望恐龙们活起来,到我家做客。我们一起跑步、爬行、打拳击,全都玩他们爱玩的游戏……

唉,这么有趣的动物居然灭绝了。伙伴们,你们知道吗?恐龙的灭绝,我们无能为力,可是那袋狼、南极狼、渡渡鸟、雌性巴厘虎……它们或许原本可以还在呀!

指导老师:刘玉娣

妈妈的早餐

□保定十七中2515班 詹佳霖

“开饭了,快来吃饭!”妈妈的喊声传来时我已整装待发,乖乖地坐在餐桌前。八宝粥冒着温热的香气,金黄的蛋饼焦香松软,还有那颗总是剥好皮泛着嫩白光泽的鸡蛋。

每天清晨,妈妈总会精心为我备好丰盛的早餐,我却早已习以为常,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暖意,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是妈妈该做的事,直到那一次,我才读懂了寻常日子里藏着深情。

一个大课间,我正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整理书本,一阵急促的声音打破了宁静:“谁能借我5块钱呀?我饭卡只剩两块了,不够吃饭了,明天一定还。”回头望去,一位同学攥着饭卡站在原地,脸颊涨得通红,双手紧紧揪着衣角,局促地来回挪动脚步,满是窘迫。

“我的饭卡给你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你的饭卡?你又不在于学校吃饭,卡上有钱吗?”

“当然有。”说这话时我才意识到,自己虽从不在学校吃饭,妈妈却总按时给我的饭卡充钱,说是怕偶尔不能接我时,我能在食堂用餐,不会饿肚子。

我起身递过饭卡,他急忙接过:“我妈说我不如别人家的孩子,她也不看看别人的妈。”同学一边打趣,一边道谢。

我一时语塞,怔在那里。

是啊,妈妈早已把我的温饱安顿妥帖。学校对面有一家包子铺,我常去光顾。她提前充好了钱,别人排队付钱找零的时候,我只需念出4个数字就能取餐。从前我总暗自骄傲这份便捷,却从未细想,这短短4个数字里装着妈妈藏不住的牵挂,而我竟一直视作理所当然。

次日清晨,餐桌依旧摆着温热的早餐,眼前的粥、蛋饼与水煮蛋仿佛都蒸腾着母爱的气息,在我心中温暖流淌。原来每份寻常的早餐都是妈妈藏在烟火里的爱,细碎而深沉。

我收下这份盛在素白瓷碗里的爱意,并将它妥帖地安放在心底。

指导老师:万佳